

晚清盡頭

是民國



思公
著

近 现 代 人 物 的 不 寻 常 命 运

晚清盡頭 是民國

WanQing
JinTouShi
MingGuo

海量点击。
试剑江湖，
封笔二十年，

-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
- 宋教仁谋杀案之谜
- 「岂有此理」吴稚晖
- 十葬秋瑾· 歪鼻子段祺瑞
- 名士袁寒云· 叶家叔侄
- 章疯子五骂· 好人胡适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

近现代人物的不寻常命运

晚清尽头 是民国

思公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清尽头是民国:近现代人物的不寻常命运/思公著.
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9
ISBN 978-7-5633-8964-3

I. 晚… II. 思… III. ①历史人物-生平事迹-中国-近代-通俗读物②历史人物-生平事迹-中国-现代-通俗读物 IV. K820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41526 号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鳳凰網 讀書 网络支持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17.5 字数:210千字 插图:25幅

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 001~10 000 定价: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0539-2925659

目 录

民国篇

辑 一

- 章疯子五骂 / 5
名士袁寒云 / 23
叶家叔侄 / 35
好人胡适 / 41
王国维的自沉和陈寅恪的自隐 / 49
北大莫忘鲁思义 / 53
备受冷落的赛珍珠 / 57

辑 二

- 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 / 65
歪鼻子段祺瑞 / 69
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 / 73
张作霖杀李大钊 / 81
“岂有此理”吴稚晖 / 85
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 / 97
胡适对汪精卫的情结 / 101

辑三

刺杀新民国：宋教仁谋杀案之谜

- 序 / 109
- 一 宋教仁之死 / 110
- 二 离奇的破案 / 114
- 三 凶手武士英 / 120
- 四 青帮应桂馨 / 125
- 五 阴人洪述祖 / 134
- 六 解读密电函 / 139
- 七 袁世凯嫌疑 / 159
- 八 赵秉钧嫌疑 / 166
- 九 陈其美嫌疑 / 176
- 一〇 系列连环案 / 190
- 一一 谋杀新民国 / 197

晚清篇

- 成败林则徐 / 205
- 伟哉曾国藩 / 213
-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 / 217
- 状元宰相翁同龢 / 227
- 漫谈龚半伦 / 233
- 刺杀慈禧未遂案 / 239
- 赛金花救慈禧 / 245
- 应给明恩溥立个碑 / 251
- 十葬秋瑾 / 255
- 近代国歌词话 / 261

后记

民国篇

辑 一

章疯子五骂

名士袁寒云

叶家叔侄

好人胡适

王国维的自沉和陈寅恪的自隐

北大莫忘鲁思义

备受冷落的赛珍珠



他虽然几番入狱，
数次遁逃，
挨鞋底子、打嘴巴子、打
屁股都曾有的，
但他靠骂人可也真得了不
少名声。

章疯子五骂

章疯子，何许人也？余杭章炳麟，字太炎，晚清民国交际闻人。是
闻人名士无数，但名中之名，当属章太炎。何也？公以学问、骂人名
天下。学问有多大，今人无从论，先生以古典为根，今已半弛，论者不
及被论者，如何论？太炎曾有疯语：“吾死以后，中夏文化亦亡矣。”
疯话？见今日中华大地，后世学人能与其比肩者，真无一人，而他所言
之文化，或可曰有无之间。此公在经学、史学、诸子百家、古文字学、
古音韵学、文学、佛学甚至医学上，其造诣深达莫测。其人在世，已把
康圣人的经学批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无还手之力。胡适之在他眼里是“何
物”，国民党大秀才吴稚晖，他斥之“阴沟”里的“面目朝上”之辈。
他与北大教“古声律学”的刘半农论古声韵，让刘听个半傻。文豪鲁迅
在其门下学过几日，学着老师作“狂人日记”，放过一个历史都是吃人
的大炮仗，临死收笔，记太炎二三事，或许想和老师交流骂家的私房

话。学问上，二人当然无法相提并论，但即使在骂人上，鲁也得甘拜下风。章太炎的骂可是近代独物，难有比拟者。他是专找大个的骂，清末民初名人，几乎骂遍，但绝非村语，而是居高临下、文里含刀地骂人。赞者可以为鼓号，轰鸣天外，恶者可视为狗屁，但这屁也是又响又浓。我读史书，每遇近代大名头的人物，常要寻寻太炎之语，听其鼓角，闻其响屁，才算心里有数。再者，翻经阅典，本枯燥之事，学究文豪，有趣者无多，太炎非也，可述。

文人写文章，能让人读了想把你杀了，这功夫就达火候纯青地步了，而要杀又杀不成，就是做人的功夫了。章太炎骂人，两方面看来都做到了。他虽然几番入狱，数次遁逃，挨鞋底子、打嘴巴子、打屁股都曾有的，但他靠骂人可也真得了不少名声。光绪年间骂皇帝，骂成大革命家；在日本流亡时骂康有为，骂成国学泰斗；洪宪年间骂袁大总统，骂成国士；到骂孙中山、蒋介石，盛名之下，就没人敢理他了，干脆叫他个疯子。章疯子也是名头，或可为骂师。

一骂皇帝

封建时代，皇帝非同小可，真龙天子。骂奸臣最痛快，骂太监更过瘾，骂后骂妃乐趣其然。骂昏君，则多为后朝骂前朝事，当朝骂皇上鲜有。你大不敬一下，小有欺一下君，都要抄家问斩，事情大了要诛族，此规矩传统悠远，壁垒森严。所以章太炎在清末指名道姓骂皇上，可是个非同小可之事。当然肚子嘀咕者也不乏其人，那些扯旗造反的也不把皇上放在眼里，“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。但是如章太炎那样，当朝在报上最早骂“载湫小丑，不辨菽麦”者，还是绝无仅有。更有甚者，他还作歌云：“莫打鼓，莫敲锣，听我唱这逐满歌。如今伪帝非汉人，满洲清妖老胡孙。辫子拖长尺八寸，猪尾摇来满地滚。头戴红樱真狗帽，顶挂朝珠如鼠套。它的老祖努而哈……”连人家祖宗八辈挨个骂遍，最后以“第一仇敌在眼前，光绪小丑名载湫”收笔。他写对联骂慈禧太后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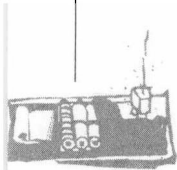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到南苑，明日到北海，何日再到古长安？叹黎民膏血全枯，只为一入歌庆有。

五十割琉球，六十割台湾，而今又割东三省！痛赤县邦圻日蹙，每逢万寿祝疆无。

想当初，老章够疯狂。托上海租界的福，章太炎留条命，不然一百个脑壳也没了。

章太炎骂皇帝，可说风云际会，一骂成名。说他是疯子，真还靠点谱。他本来与他人无异，自幼苦读书，走科举之路。待其十余岁，学有初成，第一次应乡试，没想到刚进考场，便骤发羊角风，口吐白沫，让人送回家。至此家人断了科考成龙之念，他也得个解脱，从此放弃八股，专拜有真才实学的野佬大儒为师，不仅学问日长，而且还弄了一肚子“华夷之辨”、“胡夏之分”的道理，并把“嘉定三屠”、“扬州十日”等禁书烂熟于胸。戊戌变法失败，谭嗣同菜市口“横刀向天笑”后，他铁哥们唐才常发誓报仇，在上海开“中国议会”，谋划反清，当时并不出名的章与席，听得血热，咔嚓便把辫子绞了，众英雄遂知其人。那年头，虽不再是留头不留发的年月了，但少了辫子，出了租界，也没法混，于是小章弄了个假辫子缀在帽后。他天生拖拉，人家打赌说从某地走到某地，辫子不掉，输一桌酒席，无敢应者。

章的骂皇上，在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，因为他骂得正逢其时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康、梁先后逃到日本，这师徒二人挟变法之誉，万众推崇。海外留学生哪个不想救国爱国？又几乎全体支持变法。康有为讲起变法头头是道，学问高深；梁任公忆及前事娓娓动人，提起谭嗣同，声声带血，言到光绪帝，字字是泪。这师徒二人可是风云一时，有钱的捐钱，有力的出力，青年学子、海外华人纷纷聚其门下。革命党几年来聚的点人气，大大消沉。可康圣人打的大旗是保皇、勤王，把光绪打扮成盖世明君，并弄出个伪造的衣带诏，似乎秉承了天命。他们政治主张是打倒慈禧老妖婆，变法拥明君。眼看康党成了大气候，孙中山上门求合作，人家都爱理不理的。



1899年，章太炎因参加唐才常的勤王活动，受到通缉，也流亡到日本。他在变法其间曾参与维新活动，当时虽是个小人物，但他对康的托古改制的经学嗤之以鼻。康的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确实在学术上牵强附会，破绽百出，翁同龢曾说其是“野狐禅”。章太炎因为蔑视康有为的学问，还在上海挨了梁启超等人的一顿揍。他到日本就和康开了战，以他的雄厚学识，引古论今，讥讽挖苦，你不是尊君吗，章不光骂你，连你尊的明君一起骂。他嘲弄康有为讲的光绪皇帝享有“天命”这一颇能蛊惑人心的说法，他说，要什么样的“天命”，他都能随手编出来。果不其然，他说到做到，就在文中信口编了一则清朝马上就要完蛋的“符命”：《中庸》开头一句话“天命之谓性”，结尾一句话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，以“天命”二字开始，以带有“载”字的一句告终。对照清朝历史，清初努尔哈赤建国年号是“天命”，现在光绪皇帝名“载湉”，正应着清朝国运到光绪为止。这一招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用得妙到毫巅，他一时声名大起，革命党人精神振奋。

在论战中他打出的大旗是排满，可别小看这排满，什么民主呀，爱国呀，都比不上民族主义这柄利剑。老百姓信这个，太平军还不是“杀鞑子”一呼天下应。你反西太后，然后推出明君，再救国，绕多大圈子！章大师对“夷夏之防”那套学问是无比精通，后来同盟会的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这“中华”之名都和章大师考证启发有关。辛亥革命实际也就完成了章大师怂恿的“驱逐鞑虏”，但是建立民国，算不算成功，可能得另说。

邹容

四川省巴县人。以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笔名写的《革命军》造成轰动，后因“苏报案”与章太炎一起入狱，并死于上海狱中。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命令，追赠邹容为“大将军”。

义和团乱后，清廷曾大赦政治犯，以往的通缉令也取消，章太炎回到上海，闹出了大动静。这就是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和他的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在《苏报》的发表，这两人，一个通俗，一个高深，一个血液沸腾，一个满腹经纶，把满族人、大清国、皇上、太后，一通臭骂，把革命道理一一道明，那真是石破天惊，一鸣惊人。随之二人被捕，

全国关注，清政府和租界打起了官司，非引渡此二人杀之而后快。革命党出了自己的“谭嗣同”，这一老（也不太老，章三十五岁）一小，功劳大了，康的门下快跑光了，国内国外热血青年纷纷倾向革命，革命渐成历史强音。后人评：“革命虽重实行，不重空言，然理论足以复实生，则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，亦当推源于文字。”而功者，“一、章炳麟也。当甲午、乙未之顷，全国人心锢蔽不开，而一般文人，醉心科举，除八股帖括外茫无知识。章生平不应虜试，提倡民族主义，所著发挥透辟，于是革命之学说，如怒芽茁生，日渐加长矣”。民国初，为章太炎的授勋而公布的请勋原文中说：“窃以章炳麟之功，有非寻常所可比者，中邦古以专制立国，君权之说，深入人心，不得不归功于十余年来之言论。至言论之中坚，则当以章炳麟称首。”章太炎得的大勋章，后来让他挂在扇子下面当坠，那是另一段骂事了。

章太炎骂皇帝，可谓惊天一骂，改变历史一骂，骂得其时，骂得其所，因骂得名，合情合理。

二骂“圣人”

“圣人”者，康有为也。康有为、章太炎，旗鼓相当的名士，甚至可讲，康的名声更大些。这两个人都学问淹博，都很狂傲，其实两人都具有“圣人”情结。章只是停留在想而已，在日本有一次，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，原是例行公事，章太炎却十分不满，所填各项为“职业——圣人；年龄——万寿无疆”，开开玩笑罢了。而康是真去做，他科举屡试不中，曾苦闷地躲进山洞修行，他自己曾说在洞中某日，“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，大放光明，自以为圣人，欣喜而笑，忽思苍生之苦，则闷然而哭”。他出山后，果然就按圣人方式行事，开万木草堂，收徒都按孔子七十二门徒取号。康自号长素，长素，素王，孔子也。弟子陈千秋号超回，麦孟华号驾孟等。他宣传变法，也是按孔子游说各王的路子走。当年人家形容他在京城，雇着个大骡车，被褥都放在里面，游走各王公贵府，颇有孔二游说列国的风采。

可惜，康圣人碰到了章疯子。他们都以经学为本，但章在学问上高了一头，不禁将经读通，更深入古文字、古音韵等学，抛弃政见外，单论学问，康圣人不敌章疯子。但这是后话，当年，他是很崇拜康有为的。用句流行语，康有为把他引上革命道路。1895年，康有为“公车上书”，名动全国，还在晚清大儒俞樾门下闭门读书的章也是心甚仪之，当得知康梁在上海成立强学会，他立刻寄去了十六元的会费，报名加入了强学会。后来友人邀请他去汪康年、夏曾佑、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《时务报》工作，他不顾老师反对，依然去就职。写了几篇文章，他就显露了不凡之象，当时谭嗣同在《致汪康年、梁启超书》中说：“贵馆添聘章叔叔先生，读其文，真巨子也。大致卓公如贾谊，章似司马相如。”不过他的文章行文瑰丽闲雅，古奥难懂。可这正是章“文必法古”的宗旨，谁说他也不理。他曾言：世人之知不知，解不解，不关吾事，吾只患吾文之善不善。

《时务报》当时是康维新派的喉舌，所以主要宣传康有为的变法思想，但其宣扬的思想概括起来是托古改制，打着孔子的旗号。这种做法在当时孔子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，比较容易被一般的知识分子所接受。但是若从学术方面而言，康有为的主要著作，诸如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等，其论证的方法多为牵强附会，甚至荒诞不经，对章太炎这样国学根底厚实的学者而言，这是难以接受的。老章对于康门的这种支离破碎的比附之学内心十分鄙视，平时当着康门弟子，常对“圣人”发不恭之言，没事还写了些驳议康有为著作的随笔，让康门弟子看到。这还了得！康门弟子对于康有为的吹捧简直是上了天，尊为南海圣人、孔子再生，等等，而章太炎在文中则嬉骂之曰狂悖放肆，如同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。终于有一天，康门弟子群集时务报馆，以梁启超为首对章太炎大打出手，章太炎奋起还击。但群殴之下，自然是章太炎吃了亏，弄成这样，不久章离开了《时务报》，不过他和“圣人”的仇算结上了。

由于章太炎的文章已有名气，不久，在武昌的张之洞读了他《春秋左传读》等文，击节赞叹：“此人有大才可治事！”他便让人邀请章太

炎去武汉帮办《正学报》。该报由梁鼎芬负责，梁和康有为是同乡，很早就认识，梁也是个有名的前辈骂将。他于1880年二十一岁得中进士，点翰林，立刻成为京中人人皆知的少年名士。李慈铭在《越缦堂日记》载：“星海少年喜言事，以血气是之，亦近日风气使然也。”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，梁上奏折弹劾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，攻击李“骄横奸资，罪恶昭彰，有可杀之罪六”。此折一出，举朝震慑，梁亦名声大振。但不久，梁即被惩处，被贬回乡。梁失掉官职，并没有减低他在晚清政治舞台的重要作用。在京期间，梁和张之洞互为敬慕，相交甚欢。当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，接着出任两广总督、两湖总督，张便邀请梁参加他的幕府，并主持教育，先后出任端溪书院、广雅书院、钟山书院等山长。辜鸿铭曾戏评：“天下崇拜张之洞者，必崇拜梁鼎芬，唾骂张之洞，必唾骂梁鼎芬，鼎芬即小张之洞，之洞即大梁鼎芬。”戊戌前，他曾热心鼓吹变法，帮助康有为。政变后，他又痛骂康，与之决裂。这是后话。

梁鼎芬也是有大学问的，深佩服章的才学，委托他为报纸备稿。开始二人过从甚密，惺惺相惜。一日，两人闲谈，梁鼎芬问：“听说，康有为想做皇帝？”章太炎答道：“只听说他想做素王，没听说他想做皇帝。其实人有帝王思想，本不足怪，只这想做教主、做素王的想法，未免想入非非。”梁鼎芬闻得此言，瞪目结舌。章太炎的话可真是黑得一针见血，说康比想当皇帝的野心还大，这在当时可算把人说得太狠了。梁鼎芬当时正与康交好，听了气急败坏，加上后来一阅章的文章，全隐含着排满兴汉的微言大义，气得他狂怒，“杀头，杀头，杀头，疯子，疯子”地骂个不休，并在报告张之洞后，将章驱逐，章连行李也不许带，还挨了一通打。不过当戊戌政变后，梁鼎芬彻底服了章的预言，到处宣传章太炎说的康有为想当教主的话，也替章太炎扬了名。

当然，章太炎最有名的“骂康”是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这篇文章多少有点公私兼顾，既出于公义也泄了私愤，才写出那样的文章。他从康的人品，骂到他的学问，再从政治上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谬论。难得的是这篇文章，不仅气势磅礴，思维敏捷，条理缜密，观点鲜

明，旁征博引，慷慨激昂，而且写得比较通俗，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。他这篇文算把康有为骂倒了，文章状元非他莫属，这也算是圣人之战。不过还好，他并没有想取代康有为充当新圣人，后来他出狱去日本，在码头上有上千留学生等着欢迎他，他在欢迎讲演说：“大凡非常的议论，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，就能想亦不敢说。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，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的人，必得有神经病，才能做到！为这缘故，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，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。”听了这席话，你就明白了，章太炎宁愿当“章疯子”。

这章太炎嘲弄康有为，成一生癖好，没事也要带几句，晚年开山门教学，也要贴个条子在外面：“康有为门徒不得入内。”他曾经写过一个对子：“国之将亡必有；老而不死是为。”对子上联取自《左传》“国之将亡必有妖孽”句，下联取自《论语》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句。上联句尾隐去“妖孽”二字，下联句尾隐一“贼”字。联面尾处现出“有为”二字，意指康有为乃国之“妖孽”，是“贼”。此联在技巧上应用了隐切、嵌名，作为集联，能达到如此严整，尤其难得。章太炎骂康有为“妖孽”、“老贼”，但居然不说出来达到目的，其文才敏捷让人叹为观止，也算骂人的极品了。

章太炎骂圣人，多少有点运气，革命成功了，皇上倒了，圣人何存？但其聪明处也可见一斑，虽然也有圣人心，但宁充疯子以隐其志，得大名而保性命，章无敌之宝。

三骂总统

章太炎骂袁世凯，可能是最出名的骂。鲁迅在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说起过，章太炎手摇折扇，扇下缀着大勋章，闯总统府骂袁，所以章的斗士形象流传很广。很多人印象章太炎是骂袁要称帝，其实不然，章的骂袁可谓是一场乱骂，乱骂中中了大彩。民国初的格局就是个大乱局，革命党武昌起义，本是一群下级军官仓促起事，没想到各地纷纷响